

↓当下小文谈



□叶小文

喝一碗热腾腾的腊八粥,年味浓起来了。到车站、码头、机场一看,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川流不息。

回家过年!哪管“腊七腊八,冻掉下巴”,哪管风餐露宿,日夜兼程……

从人群中,找个农民工兄弟打听,辛苦一年,为何把钱花在路上?他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家有妻儿老母,兄弟姐妹,还有祖宗的墓,家乡水土,“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从人群中,找个学者请教,君作何感?他会引经据典打动你,“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人情重怀土,飞鸟思故乡”;“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从报刊里,找个名人问问,过年

又到回家过年时

何意?冯骥才说,临近过年,中国所有的城市乡村,都变成了情感磁场,把出门在外的人吸引回家。望着人满为患的机场、车站和排成长龙的购票队伍,会为“年文化”在中国人身上的这种刻骨铭心而感动。春运的人潮所洋溢的,不正是“年文化”的精神核心——合家团聚吗?还有哪一种文化能够一年一度调动起如此浩大的千军万马?能够凸显故乡和家庭如此强大的亲和力?张颐武说:春节是中国文化认同的象征,是对自己文化记忆的顽强保留,也是对家庭、亲情等重要文化价值的坚定守候。

是的,一部世界史,四大古文明,为何唯有中华文明延续到今不曾中断,历经蹉跎不掩辉煌?我想原因之一,就是中华民族有着这种最为顽强的文化记忆、最为深沉的文化认同。

这是树根对泥土的眷恋,是水滴对大海的皈依。这种文化记忆和文化认同,一到过年就浓烈释放,年复一年代代相传。尽管全球化进程使许多东西西化解,但回家过年的执着,显示着中国人眷恋家人故土之情的永不化解。尽管市场经济的发展与许多传统决裂,但一到过年,“家和万事兴”又重新开张,“和合”文化又大放异彩。过年就要回家。

11年前的春节晚会,一首《常回家看看》唱响大江南北,感动无数人。11年后又是年关将至,新修订的《老年法》草案规定,“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要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常回家看看”竟然提升到法律保障的高度。

最感人心是母爱,念兹在兹乃乡情。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谁言寸

草心,报得三春晖?在我的故乡——贵州,那里的共青团员们就以亲情、乡情、友情为纽带,动员他乡游子,为促进自己的贫困家乡发展做贡献。此举谓之“春晖行动”。一个朴素的口号朴素的行动,六年来应者云集,无论是科学家、艺术家、教授、企业家、公务员,还是莘莘学子,务工农民,华人华侨,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参与到反哺故土亲人的行动中来。真的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升华了的亲情乡情。

又到回家过年时。家,是为我们心灵“给力”的,浓得化不开的“情感结”;年,是为我们民族的年轮增添缜密和厚度,生生不息的“同心结”;而“年文化”,牵动着我们的大“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心同德同奋斗的“中国结”。

○叶小文: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著名学者,著有《小文百篇》、《多视角看社会问题》、《化对抗为对话》等多部著作,本栏目特邀顾问。



次谨信

困顿时,矢志坚守;富贵时,乐于义助。信义,是诚信尽责。
选自都香大成图片版《弟子规》

春节临近,远在异乡的游子是否更加思念家乡的父母?家中的父母是否更加挂念只身在外的儿女?拿起笔来,给自己的父母儿女或者兄弟姐妹、至亲好友写封信吧——把平时想说而又来不及说、不好意思说的话写在纸上,让亲情、友情在书信间传递……

“新家书运动”向您征文,来稿请寄 wanghui@qlwb.com.cn

怜子如何不丈夫

——写给儿子



□孙光利

小子:不知不觉,一年又要结束了。对于我来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原来就是这样的真切。想来,你就快要考试了吧。此时,我感觉有太多的话要对你说,小子,你可听好了。

小子,不知此刻你又在干什么了?没有我在你的身边,你一定疯成了一匹无拘无束的小野马,小男孩的天性一览无余。可是,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那些自以为聪明的小伎俩,你的一切都还瞒不过我的,只不过是我不一次次的原谅着你纵容着你罢了。

小子,对于你来说,我不是一个成功的父亲,但绝对还够得上一个开明的父亲。就拿你的学习来说吧,我从没有要求过你考第一(事实上,你也从没有考过第一),只要不掉队就可以了,小小的年龄还是不要太劳累了。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对朋友说过,要是人人都考第一,那还不把清华北大的人门给挤烂了!笑话!笑话,但我大致还是这个态度的,毕竟,通往罗马的并不只有升学这一条道路。

小子,明年你就该升中学了,至于能否升入好一点的中学,那可要取决于你自己在最后这半年的努力了。还是那句话,不要太累着自己,尽力就行了。再过几天就要考试了,记住,要放松心情,在学习上,成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拥有了驾驭未来的能力,你看看那些闪烁在青史上的群星不是有很多落榜的考生吗?这些也并没有妨碍他们取得非凡的成就。成绩,只能代表他有纸上谈兵的能力,但是又有谁能保证他不是第二个赵括呢?事实上,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天生就不适合在课堂上走向成功的。

小子,考试就是愉快的寒假了。此时,你应该听说了,有的父母想利用寒假请家教来给他们的子女补课,我也曾问过你,你说不想补课,那就依你,假期嘛,还是以玩为主吧。至于要怎样度过你的寒假生活,还是如往年一样,你的假期你做主。我觉得对于人生来说,有些东西是无法靠补课来完成的。说句心里话,对于你,我不祈求你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只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和一颗向善的心灵就够了。

爱你疼你的父亲

2011年1月8日

↓感悟经典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有利于启示现代人学会内在地约束和限制自我中心化的扩张,使人对自我的把握真正成熟和健全起来;另外,它也有可能启示现代人限制并约束自己对自然界的占有姿态。

□何中华

孔子说过:“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意思是只有到了隆冬季节,万木凋零,唯独松柏能够坚持到最后,我们才知道松柏的品格。这句话通过隐喻,可以透露出多层次寓意:一是指君子同小人的分野,只有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处境中才能显现出来,这才是对人的道德考验;二是指对文化生命的考量,就一个民族的文化而言,同样是“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郭沫若语)。

人们常说,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每个人今生今世总要扮演某种角色,生未净且丑,要有个面相。我倒是觉得,人生更像是一个大考场,每个人终其一生总须交出一份最后的答卷,几分人格,要有个品鉴。小人君子在平时是很难看得出来的,同样是饿了吃饭、渴了喝水,有交通警察执勤时,几乎人人都是红灯停绿灯行,并无什么两样。

在孟子说的“鱼”和“熊掌”皆可兼得的时候,在缺乏考验特别是生死考验的机会时,是难以分辨一个人的格调和品位的。但在一些紧要关口,就不是这样了。例如有人落水了,到底是救还是不救?捡到了一笔巨款,究竟是交公还是据为己有?在敌人的刑场上,究竟是舍生取义还是苟且偷生?何去何从?这些大是大非的抉择,直接决定着人格的高下和境界的分殊。究竟是沉沦还是拯救,系乎一念之间。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没有丝毫的妥协余地,绝无第三条路可走,人的

境界如何,即可判若霄壤。这是对人的真正考验。能否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是摆在每一个身临其境的人面前的无可逃避的抉择。人生的要紧处是这样,对于人的一生来说也是这样。看人不能只看一时一事,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毛泽东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好事而不做坏事。人的一生都是在赶考啊。

晚清以来,东西方文化的遭遇,使中国传统受到重创。西方列强利用坚船利炮轰开国门后,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西方的强势逼迫下可以说是风雨飘摇,出现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时间“儒门淡泊,收拾不住”,这一前所未遇的历史处境,使国人的文化信心尽失。

在现代性语境中,中国文化一度被作为愚昧、落后、不开化的象征。于是,“全盘西化论”成为主流文化话语,“中国百事不如人”,“月亮是外国的圆”。文化的失败感和挫折感造成的文化自卑和文化焦虑,妨碍了我们对本土文化价值的恰当判断。在启蒙情结的支配下,中国传统的价值被严重遮蔽和贬低。“打倒孔家店”成为一个时代的口号和象征,它的虚无主义意味弥漫了整个文化界。总之,中国文化在启蒙的狂飙突进中命运多舛。

问题是,我们能否因此就判决中国文化的命运呢?且慢!“风物长宜放眼量”。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所属的文化传统具有生命的意义。“文化”就是“生命”,“传统”就是“我们”。“传”乃是文化基因在时间上的延续(复制和再

现),“统”则是文化原型在空间上的涵摄(识别和选择)。

在后现代的语境中,文化相对论取代了文化进化论,每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不再被纳入进化论框架加以排列,而是变成平权的关系,各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理由;也就是说,它们不再被归结为发达程度上的差别,而是被视为类型上的分野。在这一新的语境中,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被重新考量和评估。从尺度意义上说,对文化传统持一种敬畏与同情的态度,并不是复古主义的“乌托邦”,它仅仅是为了从文化源头上寻找一种参照和判断的尺度。

没有谁会天真地相信孔子所说的一切能够在完全的和绝对的意义上被现实生活所再现和重演,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因此而没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毋宁说,“起源”也就是“目标”。

就启迪意义而言,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有利于启示现代人学会内在地约束和限制自我中心化的扩张,使人对自我的把握真正成熟和健全起来;另外,它也有可能启示现代人限制并约束自己对自然界的占有姿态。启示意义是永恒的,它将永远伴随现代人,成为一种不能也不应被遗忘,即使遗忘也必将在某个历史的关键时刻被重新唤醒的文化资源。这就是智慧的恒久魅力之所在。

应该承认,中国文化的上述意义都是“后现代”的。如果说,它对于西方文化尚存在民族性距离,从而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妨碍这种意义的开显,那么对于

我们而言则是本土化的资源,也就更便“激活”,从而更容易得到实质性的认同。

罗素在《中国问题》中曾说:“西方文化的优良之处是科学,中国文化的优点则是健全的人生观。”不能不说这反映了西方有识之士的文化清醒。试问,在普遍的证明信念失效之后,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比一种“健全的人生观”更具有启示和拯救价值呢?

海德格尔非常欣赏老子“功成身退,天之道”的说法。须知,老子的这话不同于西方人所说的“理性的狡计”,因为“狡计”毕竟暗示了目的性所在,而中国智慧则是纯任自然,无所用心的,它从不替天设想一个目的。

海德格尔在一首题为“所思”的诗中说:“把真理道出:澄明。恬然于不居所成。”这正契合了老子的说法。所以,熊伟先生感叹道:“老子和海德格尔,前后两千年,相距两万里,然却无碍运思的人年逾古稀还不得不去译读那可望而不可即的中文,以求打破写诗人的寂寞,岂不怪乎?”但回过头来想想,其实也并不奇怪。当人们思入存在之时,彼此的心灵也就不再存有任何芥蒂和藩篱,从而能够跨越时空的隔膜而心心相印!就海德格尔而言,后现代的维度对现代性的超越,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这真是应了那句老话:“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者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